

私人历史

富家姐妹风雨50年

雨汾 雨洁 雨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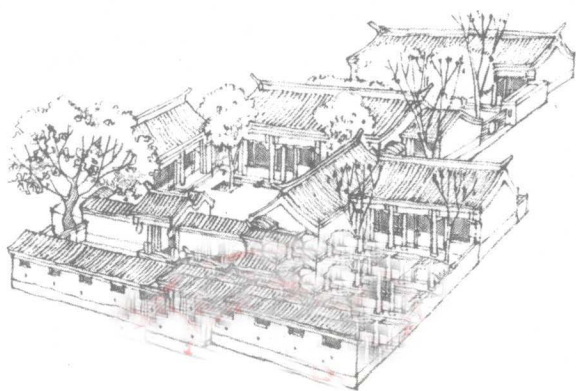
4407

文化艺术出版社

私人历史

——富家姐妹风雨 50 年

雨汾 雨洁 雨澜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私人历史: 富家姐妹风雨 50 年/雨汾, 雨洁, 雨澜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 10

ISBN 7-5039-2278-8

I. 私… II. ①雨…②雨…③雨… III. 自传体小说—
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6713 号

私人历史

——富家姐妹风雨 50 年

著 者 雨汾 雨洁 雨澜

责任编辑 王彦慧

封面设计 M. G 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books.com

电子邮件 editor4@whysbooks.com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插 页 4 面

印 张 8.87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278-8/I·1038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序言·····	1
---------	---

大宅门中的往事

从旧式商人到民族资本家·····	1
刘园·····	4
丧事·····	5
办学育人·····	7
皮影戏·····	9
败家子·····	10
学院胡同一号·····	12
我们的父母·····	14
婚礼·····	18
聚会·····	20
过年·····	21
全家戏迷·····	23
我们的生活趣事·····	27
“老妈”和大师傅·····	31
街头巷尾·····	33
我们的兄弟姐妹·····	36

雨汾的私人历史

学生时代的我·····	40
到东北去·····	44

私人历史——富家姐妹风雨 50 年

穿着工裤回北京·····	51
女车间主任·····	54
我所经历的“五反”运动·····	56
意外的爱人·····	64
建设全国第一个化工基地·····	66
一夜成了“右派”·····	70
大跃进带来了大倒退·····	77
文化大革命——我一家人的劫难·····	89
苦了孩子·····	97
一个时代的“愚忠”·····	104
我的入党史·····	107
老了才懂得生活·····	109

雨洁的私人历史

童年记趣·····	111
父亲和我·····	114
从朦胧到革命·····	116
不平静的清华园·····	122
阶级斗争第一课·····	134
我开始了坎坷之路·····	136
荒唐的大跃进·····	144
给你改造思想的“好机会”·····	152
研究院重获新生·····	162
我又下了乡·····	165
辛酸苦辣的十年·····	170
文化大革命总算结束了·····	188
离休后的余热·····	194
小家也温馨·····	196

雨澜的私人历史

我和我的哥哥们·····	200
花季岁月·····	205
清华园里“反右”忙·····	212
大跃进中的新鲜事·····	217
红色恐怖落我家·····	221
从“造别人的反”变成“被别人造反”·····	229
意外地因祸得福·····	239
快乐的小家·····	242
良师益友·····	246
亚运村的总图设计师·····	253
设计师“下海”·····	259
祝福（代后记）·····	273

大宅门中的往事

当我们姐妹三人开始回顾各自一生的经历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家庭，家庭对我们一生的影响太大了。

我们对家庭充满了爱。思想开放、教子有方的父母、温馨和睦的生长环境、风趣典雅的文化氛围，不仅对我们自己的健康成长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各自的小家庭和第二三代后来人，使我们直到老年仍然生活在浓郁的骨肉亲情之中。

当然，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家庭也给我们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我们对她在“爱”的同时，也夹杂着不少“怨”……

从旧式商人到民族资本家

在河北省东北部广阔的平原上，美丽的渤海之滨，有一座古老的县城——乐亭县，我们的家乡就坐落在乐亭县的刘石名庄。

乐亭人以善于经商著名。我们家也不例外，我们刘氏大家族就是靠经营工商业致富的。家族至清光绪、宣统年间和民国初年达到鼎盛，成为中国北方闻名的巨富，被人称作“京东第一家”。从19世纪末期开始，以曾祖父为首的这一支，在东北经营的以益发合公司和益发银行为主体的企业集团，在半个多世纪当中，一直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私营企业。

听长辈人说，清朝乾隆年间，我们的五辈祖先靠贩卖自家生

产的土布起家，后来又搞些长途贩运，往来于冀东和东北之间，资金逐渐积累。到了四辈祖先，也就是我们高曾祖父这一代，在村里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富户了。

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高曾祖父有三个儿子，我们的曾祖父排行第二。当时虽然小有资财，但在村里仍然免不了受到官府和乡绅的欺侮。有一天村里的头面人物王老云借故到刘家门前大骂了一场，刘家虽然有理，但自知不是对手，也只好忍气吞声。这场风波对刘氏父子刺激很大。当晚，老爷子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以为我愿意受这份窝囊气吗？要想不受欺侮，必须自己长志气。”于是他给三个儿子做了分工：长子在家经营土地，次子出外经营商业，三子读书求仕，以支撑门户，为经商提供庇护。

三个儿子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经过十几年的奋斗，老大家乡的土地有了大面积的扩展；老二经营的商号已达 30 多处，十分兴旺；老三则乡试中举，从此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到 1889 年三股分家时，虽然土地、庄园、商号均分，但三兄弟仍然各有侧重，相互照应。直到民国初年前后 30 年间，家族的事业一直蒸蒸日上。

但是，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给刘氏家族带来了致命的打击。1920 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筹措军饷，寻找借口，悍然下令查封了刘家在东三省开设的全部商号，使刘家丧失了 in 东北的全部投资。这期间家乡农村也极不安宁，土地收入锐减。加之刘家子弟大都流于纨绔，完全没有了祖先创业时的锐气和能力，因此，整个家族逐渐衰落。只有我们曾祖父这一支靠着兴办的益发合公司逐步发展起来，被称为刘家的“中兴”。

1892 年，即清光绪 18 年，曾祖父在东北长春市创办了益发合公司。一开始只是粮栈和钱庄。由于当时主事人的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和总经理孙秀三的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益发合公司得

到了迅速的发展。即使在张作霖查封刘家商号的危急时刻，凭借着孙秀三的积极活动，也幸运地绝处逢生，逃过了这一劫难。

20世纪20年代起，益发合公司开始重点发展实业，建立了比较近代化的制油厂和面粉厂。不久，益发合公司的钱庄也改为益发银行。银行的发展，不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且也为益发合公司提供了大量的流动资金。到了30年代初期，益发合公司在关内外20多个城市设了分支机构，其触角还漂洋过海，远达日本的大阪和名古屋。经营范围除了粮油加工外，还包括造酒、百货、绸缎、布匹、染织、茶叶、皮货、粮食进出口等等。益发银行的机构也不断扩大，在国内许多大中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都设有分行。在当时整个家族逐渐衰落的情况下，曾祖父这一支依靠益发合公司的发展可算得上是一支独秀。

30年代中期，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益发合公司建立了股份制，从此摆脱了旧式工商业的组织管理模式，向着现代化的新型企业迈进。当时益发合公司在长春市甚至在东北都算得上是规模最大，生产、管理上都颇具现代化特色的私营企业之一。

我们家是一个典型的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在旧社会没有人从军、从政，没有人参加过反动组织或者为敌伪国民党政权效力。在军阀时期、日伪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不愿为虎作伥，尽管受到不少威逼利诱，但始终坚持民族气节。日伪时期关东军的一个日本人想来公司入股，当时担任公司董事长的三伯父斩钉截铁地说：“宁可买卖不做了，也不能沾日本人的边儿。”公司的总经理孙秀三为了逃避日本人的纠缠，长期躲在大连，对公司进行遥控。在那些年月里，公司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虽然也有一些盈余，但处境十分困难。

总经理孙秀三对公司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1945年逝世之前，在益发合公司工作了40年之久。公司在他的管理下，不仅多次度过激流险滩，而且逐步发展成为东北工商业

中的佼佼者，他本人也成为名重一时的商界名流。1940 年伪满出版的《满洲绅士录》和解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民国人物传》都收有他的传略。

1945 年以后，经过国民党的“劫收”和接下来好几年的战争，益发合公司逐渐走了下坡路，解放前夕已经面临倒闭的边缘。解放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植下，企业恢复了生产，为支援东北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做出了贡献。1950 年底，获得了 1945 年以后的第一次盈利。但不久在 1952 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公司又经历了近两年的审查，生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影响。1954 年，公司实现了公私合营。

刘 园

我们把家乡的大庄园亲切地叫做“老家”。尽管我们全家离开老家已经几十年了，对老家的印象已经十分模糊，但是凭着雨汾的一些记忆，再加上母亲和其他人平日的一些描述，还是能够大致勾画出这个大庄园的模样来的。

提起老家，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富丽堂皇的大庄园。这个庄园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有人说刘家的宅院同北京的王府一样，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只可惜这个大庄园在 40 年代毁于战火，至今踪迹全无了，不然它定是一处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听说最近乐亭县政协打算做一套整个庄园的模型，供参观旅游用。但是这项工作难度非常大，因为这个庄园实在太太、太精致了。而且当时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们曾祖父兄弟三人共有 10 个儿子，分居 10 所大宅院，构成 10 所庞大的建筑群，共有房屋 1040 间，占据了全村大部分土地，其主体部分由三丈来高的围墙圈起来，俨然一座城堡一样。

我们祖父这一支的住房是庄园中最好的建筑物，建于 1859

年。它结构精巧，红松木料，磨砖对缝，其石雕、砖雕和木雕可以说是巧夺天工，只一座翠花门楼就叫人叹为观止。几个客厅里全部都是紫檀硬木家具，摆放着古玩字画。还有几台叫做“自鸣钟”的座钟，到点时自动出来一个小洋人，手持长锤敲击一口小钟，也有的是出来一只小鸟，扇起双翅喳喳地叫，非常好听，引起孩子们极大的好奇心。

听说我们家族的这座大庄园是随着财富的增加和人口的增多，经过几十年的修建才最后形成的。除了祖父这一支的宫殿式建筑外，10个宅院中也有园林式的，或是西洋式的。记得其中有一处园林式建筑，里边有假山、亭台、别墅、小桥流水，极尽曲折。园中遍植奇花异草，饲养着仙鹤、梅花鹿、猴子等动物，旧《乐亭县志》把它叫做“刘园”。

丧 事

我们家族在吃穿方面可能不如江南富豪那样讲究，但却非常有排场。家里对内对外的大小事务和日常生活起居，全靠管家掌管和佣人侍候。家中的男女佣人数大大超过主人，他们分工很细，各司其职，连纺线织布都雇有专门的女工。我们每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各自都有专职的保姆照看，我们把她们呼作“老妈”，即“干妈”的意思，而把自己的母亲叫做“亲妈”，以示区别。

大办丧事是最大的排场。既炫耀了财势，又表示了孝道。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我曾祖母的丧事。我曾祖母是曾祖父的继室，使女出身。因心地善良，生活节俭，颇受人们的尊重。民国大总统曾经颁给“竹孝松贞”的褒词。曾祖母逝世时已是85岁的高龄。当时正值益发合公司兴旺时期，她名下分到了不少红利，而子女们又都分了家，大家商议最好把老人家的体己钱花光，不然也不好再分，于是丧事办得格外隆重。

据乐亭县文史资料《京东第一家》记载：这次丧事共办了一个多月。刘家各堂的全部佣人、长工、刘氏私立学校的全体学生，每人一件孝衫，共分 8 个尺码，雇了许多人量体缝制。学校学生也都进行公祭。纸札非常讲究，摆了几里地长，马和狮子都是真毛的，还有车、船、轿、库、灯以及十二歌妓，歌妓骑的仙鹤眼睛会动，脖子会伸缩……幛子、挽联几乎占了整个村庄，一直摆到村口。连看热闹的、过路的都管饭……但就是这样办，老太太的钱还是没有花完，几个管家只好重新聚在一起商议新的花法。

那时的丧礼规矩十分繁琐。雨汾只记得其中的“哭”给她的印象最深。当司仪宣布“起哀”时，全体亲人齐声嚎啕大哭，司仪宣布“哀止”，哭声就骤然停止。按理说“哭”本来是感情的真实流露，在这里却变成了一种仪式，实在令人费解。但这种仪式却一直延续了许多年。40 年代，我祖母在天津逝世，那时人们的观念已经大大改变，丧礼也比较简单了，但“哭”仍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记得当时被公认哭得最好的是祖母娘家的一个外甥，他还未进灵堂就大声哭叫起来，跌跌撞撞地进了灵堂，一头就冲着棺材撞了过去，被人拉住后，才跪地嚎啕大哭，涕泪交流，当中还不忘用手把鼻涕抹到自己的鞋底上。听说为了应付这个场面，有的堂兄弟预先在家里练习哭“奶奶呀”，练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才去奔丧。

曾祖母的丧事过了许多年以后，我们在北京曾经见到过曾祖母逝世的讣告。一开始是通报某某太夫人逝世的消息，后面落款是几十个人的顿首叩拜，都是老人家的子侄孙辈，按亲疏关系排列。老人家尽管子孙满堂，而排在第一位的却是我们的一位堂兄。本来这个位置应该是长子——我们的一位祖父，叫做“孤哀子”，但是长子早已去世，那么就应该是长孙——我们的大伯父，可长孙也去世了，就轮到长曾孙，我的堂兄了。讣告的尺寸很

大，木版印刷，巨大的扁平黑体宋字，显得非常悲怆、凝重。

办 学 育 人

我们家族很重视教育。每家都设立家馆，聘请老师教授子女读书。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在家乡受的教育是土洋结合。大哥雨江到天津去上中学，雨汾在村里的小学里念书，父亲在家里聘请老师教大姐雨汶、二哥雨浚和三弟（兄）雨涛三个人。这位老师是清末的秀才，姓庞，和李大钊是一个村子的人。他过去曾在本村开塾，还教过李大钊。他并不赞成共产，也不同意联俄，却不止一次地称赞李大钊，说他教过的学生当中，李大钊最聪明。还说李大钊成名以后仍然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手中有大量的卢布（俄币），但那是共产党的经费，自己从不挪用。

庞老先生看书要戴花镜，镜架用一根小绳套在脑后，有点像年画“五子闹学”中的老学究。但实际上他一点也不古板，很关心时事，自己掏钱订阅天津的《益世报》，还捐款赈济黄河水灾的灾民。

按照天地君亲师的旧传统，教师在我家很受尊重。一日三餐都由父亲陪着在客厅里间吃饭。每当来了父亲不便亲自接待的客人，就请庞老先生出面代为接待。

刘氏家族对乡间的公益事业相当热心。早在清朝末年就曾资助修筑了滦河西岸大堤。这个大堤长约三华里多，一直完好地保存到现在。

我家做得更多的公益事业则是兴办洋学堂。清朝末年，中国沦为封建殖民地社会。一些有识之士纷纷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文化，走教育救国之路，废科举，办学堂，一时开明士绅出资办学成风。在这种情况下，一向重视教育、热心公益事业的刘家就先后出资兴办了好几家学校，吸收自家子弟和乡里的孩子们入学读

书。

例如，1912 年创办的刘氏私立完全小学^[1]是乐亭县办得最早、设施最完善的私立完全小学。它环境优美，校舍讲究，师资多由平津聘请。“九一八”事变后，学校采取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在礼堂正面高悬拓印的岳飞手书“还我河山”几个大字。因其施教严谨，成绩突出，吸引了附近其他县的学生也纷纷来校就读。这个学校办了 30 多年，毕业生 1000 多人，1947 年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干扰，被迫停办，令人十分惋惜。

“五四”运动以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呼声正高。乐亭县当时还没有女子中学。于是三伯父牵头，大家集资兴办了一所三年制的女子初级中学，取“尚义勇为”之意，校名叫做“尚义女中”。教师也是由平津高薪聘请名师或女大学毕业生，阵容整齐，教学质量好。

当时农村人们都把这种学校叫做“洋学堂”，把学校教师叫做“大洋教习”，学生叫做“大洋学生”。女学生演时装话剧叫做“演文明戏”。每次演出，学校都来请我们家的人去看戏。但祖母从来不去，说唱戏是下九流，大姑娘不该抛头露面。一次有我姑姑的女儿——大表姐参加演出，老师特意跑来要求祖母“批准”，费了好多唇舌，母亲也帮助说情，祖母才算点头应允。演出那天，母亲带着孩子们去看，只见大表姐扮演一位中年士绅，还带着两撇小胡子，大家都觉得非常新鲜有趣。

1942 年，伪治安军强占了刘家大院，尚义女中被迫停办。这个学校共办了 12 年，毕业生 250 多名，一部分继续深造，一部分投身抗日战争，大部分学生则参加了教育工作，其中也出了不少人才。兴办尚义女中可以说是在全县开创了提倡女子教育的先河。

皮 影 戏

乡下的文化生活，当然无法和城市相比，当地最主要的文化活动就是看皮影戏，简称叫做“看影”。我们家的人，包括佣人在内，多数人都爱看影。说起皮影戏，个个眉飞色舞，如数家珍，不少人还能唱上两口。大哥雨江就最喜欢皮影戏，不仅会唱，还会耍影人。他有一个影箱子，装的是全出《五锋会》的影人。这个影箱子一直带到北京，保存多年，每年都要拿出来翻晾一下，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红卫兵彻底销毁。

我家看的影是“乐亭影”，是用乐亭方言演唱的一种皮影剧种。影人用驴皮制作，其行当的划分大体上和京剧的生、旦、净、丑相当，都是以班社的组织形式巡回演出。当时不少名门望族、绅商富户都建有自己的影班。即使一些艺人自办的影班，也往往要找一个有势力的乡绅承头领班，以免遭受官府和地头蛇的刁难。我们家族办高级影班始于晚清时期，以后也不断出钱资助艺人自己的班社，这也算是一种公益事业吧。有一个以我们家的名义命名的“京东刘家班”，名手荟萃，活动于关内外，很受欢迎。

我们家还经常出资邀请一些班社来村演出，都是在院墙的西门外露天搭台。每次演出，附近各村乡民都像赶集一样跑来观看，再加上刘家的人，真是人山人海。我们小孩子挤不上去，只好骑在佣人的肩膀上略微看一看。有一次名演员张茂兰来演唱，愣是把影台挤倒了，只好换个地方再演。影班演出的内容有的是成本大套，每晚演一段，一演就是十天半月，类似现在的电视连续剧。还有的则是“单出”，只演其中的一折，类似京剧的“折子戏”。

皮影戏的“影人”尺寸虽然不大，但唱起来声音响亮，又是

在旷野露天，夜深人静，方圆二三里都能听得到。站在后边的人尽管看不清“人”形，但听得很真，也算过了“影瘾”。

乐亭影的“唱”和“耍”是两套人马。唱腔粗犷豪放。唱旦角的男演员为了产生一种尖细的声音，总是用手掐着脖子，嗓音虽然有失圆润，但是乡土气息很浓。加上皮影戏剧情很生动，因此颇受当地人们欢迎。每次演到高潮时，全场大人孩子人人屏住呼吸，鸦雀无声，遇到感人之处，场内唏嘘之声，此起彼伏。

当时，我们各家都已经有了留声机，都叫它“话匣子”。著名的皮影艺人灌制了不少唱片，人们买来在留声机上播放，大家围着听。话匣子为什么会唱？雨汾好奇怪，问大人，大人也说不清。祖母说：那唱片是用小孩的心做成的。“拍花的”把小孩拍走，卖给洋鬼子，扒出心来，制成唱片，所以会说会唱。雨汾听了有点害怕，半信半疑，但是在话匣子周围看了又看，也没有发现有人藏在里边唱，也就只好相信了。

到了北京以后，父亲又买了不少皮影戏的新唱片。虽然这些“土”得掉渣的腔调和北京盛行的京剧没法相比，但是它对我们却有着一种强大的吸引力，使我们难以割舍。文化大革命当中，这些唱片全部遭了难。幸亏雨洁以前随着唱片学会了几段，有时给大家唱一唱，听着听着，却不禁勾起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片思乡之情。

败家子

我们家族虽说曾祖父这一支依靠东北的工商业算是有了一番新的发展，但从家族整体来说，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子弟纨绔，挥霍无度，不思进取，是大家族由盛到衰的主要原因。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客观的原因：军阀混战、战火频频，就连家乡的大庄园也难逃一劫。40 年代以后，有的房

屋毁于战争，有的房屋被不肖子孙拆除变卖，到了解放初期，不仅片瓦不存，就连庄园的地基都被挖掘一空了。

家族中有几个有名的败家子。有一个堂叔就是著名的败家高手。

他父亲曾以挥金似土在京津一带出了名，被人称作“京东阔刘”。他继承父业以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快成了天津有名的公子哥儿。据说有一次，他到北京来，在前门外一挥霍，立刻就被当时警察局的暗探们盯上了，以为哪里来了这么一个大盗，出手如此大方，就紧紧跟随，一直跟着他到了同仁堂药店。同仁堂乐家与刘家有通世之好，暗探们在同仁堂一打听，才知道他是“京东阔刘”的后人，便一笑而去。他在天津出门总是雇小汽车，给的小费比车费还多。当时进口的高级女式长筒丝袜 10 块大洋一双，相当 4 袋上等面粉，他的姨太太要每天穿一双，第二天一扔再买新的。他父亲留下的大量家私，被他几年就挥霍罄尽，最后连老家的房屋都拆着卖了。

这位堂叔家产荡尽以后，只好带着儿子到京津一带几个亲戚家轮流寄居，也经常到北京我们家里来住。谁知后来竟然发展到偷东西，还打算向父亲诈骗钱财，最后弄得自己也不好意思再上门了。

另一个败家的典型是我们亲姑姑的婆家。姑姑的婆家原来是乐亭县的四大家之一，按理说这门亲事也算门户相当。但是姑姑过门以后才发现婆家的家业已经衰落了，祖母懊悔不已。姑父不务正业，挥霍成性。姑姑生性糊涂，根本谈不上什么“相夫教子”。丈夫败家，几个儿子好吃懒做，赌博吸毒，她却百般溺爱。没有多久就倾家荡产了。祖母怕外孙女——我们的大表姐也学坏，就带她到京津两地几个舅舅家居住。后来就长期住在我家，和雨汾同住一室，相处很好，母亲也待她像亲女儿一样。直到出嫁，大表姐才离开我家。